

传说、仪式与族群互动:“九使公”海神信仰的文化建构

张先清¹, 李天静²

(1.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 文化发展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作为一个以多元移民群体组成的海洋社区,历史上移居闽东沙埕港的各个族群,因为共同的水上作业特点,都选择了原先依江海为生的一部分闽越族的集体神明“九使公”作为本族群的信仰对象,并通过创造本族群与“九使公”的传说故事及共同参与节日庆典仪式展演等活动,逐渐将“九使公”塑造成为一个社区神。这一海洋社区民间信仰体系的形成过程,充分展示了海洋地带宗教发展的差异化特征,体现了宗教型社会组织在推动海洋社区建构与维系社区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海神信仰;“九使公”;海洋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8)05-0103-07

中国东南海洋族群的宗教信仰体系,因其所处的海洋环境而呈现不同于内陆地区的差异化特征。在福建省闽江流域及其以北的海洋地带,广泛流传一种“九使公”^①民间信仰习俗,这一地域性的宗教活动,生动地展现了历史上当地汉人与水上族群——疍民之间是如何通过长期的互动而完成社区文化过程的。本文通过闽东沙埕港“九使公”信仰的田野调查,力图围绕当地“九使公”信仰的民间传说与仪式展演等内容,探讨“九使公”信仰与地方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分析海洋社区的认同建构问题。

一、沙埕港与九使宫

沙埕港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滨,北与浙南海域相邻,东南与东海相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然良港。长期以来,当地凭借海港优势而大力发展渔业与海上运输业。在沙埕居住的人口中,80%以上以渔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目前沙埕港也是东南地区古老的水上族群——疍民的主要停靠点和聚居地,他们一般被称为“水上人”,以与岸上的“山上人”相区别。直到20世纪50年代,“水上人”才得以上岸定居,并组成了水生村,与和平村、内岙、外岙、沙埕居委会共同构成了以“沙埕集镇”为共同体的一个海洋社区。

在民间信仰体系里,沙埕集镇在历史上曾被划分为八个境,即安连境(九使)、安泰境(十使)、

收稿日期:2018-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洋民俗文化遗产资源调查与研究”(13&ZD143)

作者简介:张先清(1969-),男,福建永安市,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海洋人类学研究;李天静(1992-),女,河北邯郸人,厦门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助理,主要从事海洋人类学研究。

① “九使公”在当地因为不同语境也称为“九使侯王”“广利侯王”“九使爷”等,文中出现上述称呼皆指九使信仰。

全福境(十一使)、兴德境(杨府上圣)、新乐境(丹霖大帝)、安平境(华光大帝)、复兴境(五显大帝)、妈祖境(天上圣母)。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文昌阁、白马明王宫、水母娘娘宫等地方信仰空间。在如此复杂多元的民间信仰体系中,沙埕港九使宫发展成最为突出的公共性神庙,并对其他宫庙发挥着统筹和联结的作用。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海神“九使公”是整个沙埕集镇的“地头神”。所谓“地头神”,就是指一个区域内普遍被人们视为地位最高、职位最大、最灵验的主祀神。这种称呼类似于一些学者所说的“主神”“主祭神/主祀神”“境主神”“村神”的概念,但由于沙埕集镇行政地理区划的特殊性^①与九使宫所处位置的公共性,以及九使公信众分布的广泛性,以往的“村神”“境主神”等概念似乎都无法概括沙埕集镇的九使公特点,因此民间广泛使用的“地头神”一词反而最能体现九使在地方信仰体系中的绝对权威位置。

现在的沙埕九使宫坐落于风景秀丽的狮头峰之上,占地1 800平方米。据了解,最初沙埕九使宫是一座建于海边金岗石(也有说在龙头笔架山)之上的木结构宫庙。宫址在时代更迭中几经变迁和重建,宫庙初建时间及其具体演变已无从考证。根据地方史料和访谈资料,我们得知九使宫最初建于沙埕港龙脉的风水宝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烧掠沙埕,位于海边的九使宫首当其冲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庙内供奉的所有神像均被大火吞灭,毁于一旦^{[1](25)}。抗战结束之后,当地九使公信众在原址上复建了九使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九使宫庙也是命途多舛,先是遭受了1958年台风的侵袭,庙内神像全部被打毁。刚复苏不久,“文化大革命”期间宫庙和神像又遭到人为的破坏。幸亏有信徒不畏风险,把神像抱回自己家中供奉,后来神像又被转移到浙江苍南一个小村庄的“虎头鼻宫”供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九使信仰得以复兴。1982年,当地15位信徒自发组成“兴建九使宫筹备小组”,并充分发动广大信众,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在一个叫作“沙埕城仔内”的地方重新建起了九使宫,并重塑神像,添置宫庙用品。据报道人说,庙宇正式建成时还隆重举办了七天开光大醮仪式,并为此请了七天大戏。沙埕信众们自带桌椅,摆了120桌宴席,一起庆祝宫殿落成大典。1993年春,因“九使公扶圣亲自选址”,新宫庙定在现今沙埕狮峰岭之上的风水宝地,由十几位信士组成“重建九使宫筹备小组”,在广大信众踊跃捐资及一部分台湾地区同胞的鼎力相助之下,共集资200余万元,用时三年建成了目前这座“九使宫”。宫庙前大殿供奉九使,后殿则敬奉妈祖,另设有祥和亭、办公楼、厨房和仓库,并于2016年新建一个烧金炉和一座高8.3米的宫殿牌坊。

九使宫主殿供奉九使、十使、十一使三位“广利侯王”^②,左殿供奉五显大帝、华光大帝、金主侯王,右殿供奉杜一文书、杜二代理、白马明王和观海招财童子,每尊神像高达2.6米,还有千里眼、顺风耳、黑猴、白兔和一百〇八将等众多部将。据报道人介绍,“地头神”九使公的主要功能是保佑一方平安,出海顺利,渔业丰收;五显大帝是后期由浙南沿浦镇30亩分灵而来,华光大帝则是由福鼎市水头尾分灵至沙埕。当地人认为五显大帝和华光大帝是九使公的舅舅。金主侯王,又称宫主侯王,原先是一条修炼的金蛇,相传是九使公来到沙埕之前的地主公,后来被九使公打败而让位给九使。杜一文书则负责记账,当有弟子请愿、还愿时,杜一文书用黑笔记账、红笔勾销;杜二代理神则多管家庭纷争。白马明王被认为是近邻,所以被请到九使宫中。至于观海招财童子,据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利侯王迁到“虎头鼻宫”时“收下”的一位部下,专门管理海上作业、求财之事。殿中还有一艘造于1986年的九使神船,神船上插有一支写着“蕉”字的大旗,当地人认为九使公出生于芭蕉树之下,故姓蕉。船上有三枝桅杆,船前后舱排放四门大炮,船内艄公、水手、茶盐油米,一应俱

① 沙埕集镇行政地理区划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沙埕集镇所包括的三个居委会和两个自然村,几乎是融合在一起的,五个行政单位的居民穿插居住。

② “广利侯王”是九使及其兄弟的封号。

全。船舱内挂着“广利侯王”的牌匾,两侧写有一副对联“红日青云上碧天,吟风唱浪游沧海”。长期以来,沙埕渔区流行一种民俗活动,即在鱼汛到来之前,要到九使宫请出神船,举行隆重的神船下海仪式。在当地渔民看来,九使神船能保佑渔民海上作业平安无事。当地广泛流传着不少关于海上捕鱼的渔民和船工在海面上看到九使神船在海上巡视、护佑渔人的故事,也为沙埕的九使信仰增添了几分神秘性。

二、沙埕九使的民间传说与族群互动

九使公虽然是沙埕现在的“地头神”,但却并非是当地原生的信仰,从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可知,其来源与沙埕港社区的移民与族群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九使信仰与东南地区闽越族的崇蛇习俗相关。“九使”“十使”“十一使”三位神明的渊源可追溯到唐僖宗年间。据《榕阴新检》记载唐僖宗时,“福清黄蘗山有巨蟒为祟,邑人刘孙礼妹三娘,姿色妖艳,蟒摄入洞中为妻。孙礼不胜忿恚,誓必死之。遂弃家远游,得遇异人,授以驱雷秘法,归与蟒斗。是时,其妹已生十一子。孙礼杀其八,妹奔出,再拜,为蟒请命,孙礼乃止。其后三子为神,曰九使、十使、十一使。闽中往往立庙祀之”^[2](149~150)]。可见,九使最初是福清黄蘗山中的蟒蛇后裔,后成为闽中地区早期先民供奉的神灵。类似的传说在福州地区流传甚广。在清代里人何求所著的《闽都别记》中,也有关于该传说的生动表述,“有一道士,名刘遵礼,其妹被蟒蛇拽去,遵礼法术颇高,即刻破其洞穴,蟒蛇王已先拽其妹走去,寻访无踪。后至龙虎山学法回来,先作法封山,就杀入洞,斩王之八子。其妹抱三子出来,跪求饶恕无杀。遵礼问:所抱何人?刘氏答:是被蛇精拽为夫妇,甚是恩爱,共生十一子,已被杀去八个,今只遗此九使、十使、十一使。看妹份上,同妹夫一并恕之,令其弃邪归正。遵礼见其妹哀求,遂恕之,请于天师,奏达玉帝,准其归正,以遵礼为殿前辅弼,妹刘氏为世间种痘夫人”^[3](429)]。很显然,这则故事延续了九使是蛇神的说法,但体现了道教对于闽江流域的影响,最初故事中的“邑人刘孙礼”,被改成向张天师学法的“道士刘遵礼”,而掳人为妻的蟒蛇王改邪归正后被封为“蟒天洞主”。九使、十使、十一使三兄弟后来则先后被封为“巡海元帅”“广利侯王”。而作为与闽越族有着密切关系的水上族群——疍民,也存在着久奉九使信仰的习俗。如清人戴成芬辑《榕城岁时记》引《南浦秋波录》云:“九月九日,诸娘家祭神曰九使。”^[4](212)]这些传说故事生动地展现了早期闽越族崇拜的蟒蛇及其后裔是如何被塑造为人格化神灵的过程,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于闽越族崇蛇习俗及围绕着九使信仰所产生的汉—疍族群关系的研究^[5](321~392)]。

与这些历史文本所记录的传说不同,在沙埕本地所流传的各种有关沙埕九使公来源的传说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地方社会对于九使来源的另一类神话建构及社区复杂的族群互动过程。

在沙埕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并记录了不少有关当地九使起源的传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如下两种。

其一,关于沙埕九使官广利侯王的来历,有个美妙的传说。浙江省苍南县东南方有三个乡镇:矾山镇、赤溪镇和马站镇,在三镇中间有一座海拔约1300米的鹤顶山。因该山峰峻峭、奇石耸立,故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天柱”。传说此山顶经常有各路神仙聚会,山主号称“白鹤仙师”。山上有几股山泉直流山下,又汇合于“十八孔”(小地名)成潭,再由潭中流出分成两条小溪,左边小溪流向“云遮”,右边一条流向“岱岭”,都是属马站镇管辖的两个小乡村。传说,有一天天降大雨,溪水又大又急,从十八孔潭中流出一个黑溜溜的东西,不知何物,恰巧同时被两位过路人发现,一位是云遮村人,一位是岱岭村人。于是两人就争先恐后抢这件东西。就在此时,突然出现一位白发长须老者,仙风道骨,手执拂尘,向二位村人解说:此乃是天降灵物,归属各有其主,不能勉强,应顺其自然。他说这条溪接下来有两条分流,水势大小均衡,恰好左边的一条流向云遮,右边的一条流向岱岭,随其天

意,看此灵物流向哪个村,就归哪个村所有。两人觉得此老者说得有理,欣然同意。结果,此灵物流向左边云遮村。云遮村人兴高采烈地上前捡起此物,发现原来是一个元宝形石炉,上书“广利侯王”四个大字,回头再看,老者已化作一阵清风而去,急忙下跪叩首。……于是云遮村人建起了一座九使庙,虔诚供奉九使公。后来,沙垵人听说云遮九使爷很灵验,每逢初一、十五,不辞辛劳组织人员前往进香朝拜。特别是农历九月初九侯王诞辰,沙垵信众都要准备好“全猪”“贡酒”前去恭贺神诞,年久月深,从不间断。后来,九使神感于沙垵人的诚心,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九使爷在沙垵看上了两块风水宝地,一是龙头笔架山,二是狮头峰。传说当时笔架山中有一个天然石洞,洞中有条金蛇已修行千年。九使侯王在来沙垵之前,便私下先与此条金蛇商定,要共同管理保护沙垵这块宝地,并以比试道法来决出胜负,胜者为此地圣人,次者为弟。因为九使爷胜出,因此为主,收金蛇为弟兄,并拜为“宫主侯王”,与九使爷一起受到当地人崇拜^①。

其二,九使爷最早来沙垵的时候,有一个关于海上漂浮的一块木头的传说。在明朝万历年间,沙垵港居住有连家船蛋民。有一天,一块木头随涨潮而飘到一艘连家船船边。晚上退潮后,木头竟然没有随水退去。晚上蛋民睡觉的时候,这块木头就不停地跟该户蛋民的船碰撞发出敲打声。船上的渔民睡不着,便起来把木头捞上来。第二天等天亮了,一看木头,才知道原来是一尊木制菩萨雕像。于是他就在海边金岗之上建了一个木制小官庙,之后这位菩萨找了一个人,让那人自己跳起来说他是九使爷,从此以后沙垵便有了九使官,供奉着九使侯王^②。

在以上两种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沙垵九使信仰的起源传说与沙垵社区建构过程的密切关系。在第一则故事中,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九使是蟒蛇后裔,但提到九使与金蛇斗法以及目前九使宫中供奉的“宫主侯王”蛇神来源,表明沙垵九使起源传说中“蛇”崇拜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母题,这也反映出闽江流域的九使起源故事对沙垵当地九使来源的传说建构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沙垵九使起源故事中强调了当地九使信仰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从浙南云遮村分灵而来的历史。这一叙事背后隐藏的是沙垵港与邻近的浙江苍南地区的社区互动历程。作为靠近浙江苍南的一个闽东北海港,历史上沙垵与浙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不少沙垵居民就是来自浙江苍南地区,九使分香自苍南云遮村的故事,深刻展现了苍南移民迁入沙垵的这一流动过程。至于第二则传说,它体现的一个核心是沙垵九使公的来源与水上族群——蛋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前已述及,在最早有关九使起源的各个版本中,长期以来被视为闽越族遗存的蛋民都是一个关键的元素,而且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闽东北地区的蛋民普遍保留着信奉九使的习俗。沙垵目前是闽东蛋民的一个重要聚居地,以蛋民为主体组成的水生村是构成沙垵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表明,沙垵九使信仰的蛋民起源故事,讲述的正是闽江流域蛋民这一水上族群移居沙垵的历史,其背后隐藏着蛋民借助九使信仰,在岸上建造宫庙,从而入籍沙垵港社区的这一历史事实。除了上述两种较有代表性的传说之外,在沙垵当地还流传另一种说法,认为沙垵九使信仰是清朝乾隆年间随沙垵刘氏始祖从泉州永春迁入沙垵的,一个证据即原来九使行宫围墙和后墙的三棵高六七丈、干围丈余的古樟树,相传就是清代初期刘氏祖先迁居沙垵时栽培的,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从以上传说可见,沙垵作为一个海洋社区,是由多元族群构成的,而无论是从闽南迁来的汉人宗族,还是从闽江流域迁来的蛋民,或是从浙江苍南迁来的移民,在这些群体迁入沙垵及社区发展过程中,九使信仰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此使得这些族群共同选择九使公作为社区的主体性神

① 报道人,沙垵 LZC,男,79岁,访谈时间,2018年3月11日。

② 报道人,沙垵 ZDY,男,80岁,访谈时间,2017年10月29日。

灵,并创造出与本族群有关的各种九使信仰的传说,从而推动这种多元社区的认同。这一特点也清楚地展现在沙垵社区周期性举行的九使信仰祭祀仪式中。

三、沙垵九使信仰的祭祀仪式与社区认同

作为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地头神,九使庆典及其仪式无疑是沙垵社区中最重要的宗教活动。沙垵九使庆典主要集中在元宵游神和九使神诞,当地每年正月十三至十五这三天晚上都要举办游神仪式,八境神明在九使侯王的带领下绕境巡游,以保佑社区平安。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侯王神诞日则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在这两次重大的庆典活动中,仪式展演成为推动沙垵这个多族群海洋社区凝聚的重要力量。

以农历九月初九沙垵九使诞辰祭祀仪式为例,这一仪式过程分为凌晨作福、献戏酬神、午时吃福宴这三大环节。在这些环节中,社区各个族群都共同参与,展现出强烈的地方认同感。根据田野调查的民族志资料可知,凌晨作福仪式一般是在农历九月初八晚上十一点至初九凌晨三点,参加做福仪式的主要有沙垵九使宫的20多个理事,他们是来自历史上沙垵及周边社区各个重要族群的代表。在仪式开始之前,先生^①要先写好祭岁名单,即把信众的名字(多为沙垵集镇人)写到文疏上,以祈求九使公保佑名单上的人。理事们则有序地将贡品摆放整齐。仪式所用贡品在初八下午便准备齐全。该仪式贡品中必须要有一头“全猪”来做献祭,用于献祭的“全猪”往往在最后一刻才送到。因为这头“全猪”代表最高等级的牲礼,必须是当日临近献祭时刻现杀的“全猪”。只有在九使神诞和年底还愿仪式中才会使用“全猪”献祭。在等待贡品“全猪”到来期间,每一位理事都会仪式性地烧符净身,方法是点燃一张已经开过光的过身符在全身绕圈扫过,以祛除晦气,接着还要点蜡烛、香及烧金纸、跪拜。就如特纳所说的过渡仪式一样,只有烧符净过身的人才算是进入“阈限阶段”,才能够获得参与该仪式的权利,才能够融入这个仪式团体中,而不被当作“外人”或“污秽之人”。随后不久,一声“猪来了”,在场所有的人们便激动起来,起身出门迎接“全猪”,将这头“全猪”摆放在宫庙门口正前方不远的凳子上。然后理事们要在猪背或胸上插上三炷香和一把刀,在其嘴里和四肢脚趾里塞上金纸。“全猪”旁边还放有其五脏六腑,上面也要插上三炷香,至此,一切准备就绪。

九月初八晚上十一点半左右,理事开始点燃鞭炮,以模拟雷声。鞭炮声停止的那一刹那,先生的铃铛便摇晃起来,紧接着一声拍案声,全场肃静,先生便开始做法。整个仪式过程持续三个多小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清法场,请神、引神,再请神,念文疏、掷茭杯,跳神、盖章印、问事,送神。其仪式如下:先生先右手持三清铃,左手持净水杯中的柳枝在供桌上点几圈,而后蘸净水并到宫外撒几下,以清理法场,接着回到宫中进行请神。先生先念沙垵本地八境神明的名字,再念附近宫庙神明的名字,涵盖范围包括马站、福鼎城关、秦屿、前岐、敏灶、霞光等地,其用意是恭请各路神明前来参加九使神诞,享用贡品。念完神明名字之后,先生点燃金纸,走至宫门口引神,回到宫中敬拜。接着先生念头人、做福人的名字,为信众弟子祈求神明庇佑。由于九使神诞仪式上邀请的神明众多,为了避免遗漏或者神明没有听到自己名字而导致神明缺席,先生会进行第二次请神。等全部神明到齐,吉时一到,九使便会立马“上身”乩童。乩童在此之前便浑身颤抖,嘴里不停地吐气,伴随着“噗噗”的声音,九使上身之后,乩童起乩。头人们便问是哪位神,乩童回答说是“九使爷”。紧接着,理事们急忙请他“下马”,并帮他更换衣服,脱掉原来的上衣,披上黄色风衣,系上白色围裙。此时,外面的锣鼓响起助威,然后乩童左手持令旗,右手拎刺球,一边跳一边抡着刺球,不断地在身上敲打,威吓野鬼邪灵。旁边的理事们不断地喊着“好,好,好”!乩童跳出宫庙,来到大庭院里以

^① “先生”是当地用于指称仪式主持者的一种称呼。

参拜天地。这时,锣鼓越敲越快,越敲越响,以给神明(乩童)打气助威。接着乩童慢慢跳进宫中,回到凳子上坐下来,准备开封印、盖章、问事。在这里乩童扮演的是人与神沟通交流的中介。跳神的主要目的便是为了问事。一般会问神明“今年平安不平安,需要做些什么,哪里做得不好,过年要不要热闹一点”,或者向九使询问海况或渔业生产,比如“今年开船捕鱼多不多,开多远会有鱼”等问题。所有的理事都围在乩童周围,非常紧张地倾听着其口中吐出的神圣性话语。跳神长达半个多小时,而后先生再次念各路神明的名字进行送神,仪式到此结束。仪式结束后,宫庙的几位理事要留下来烧金纸,在旗帜和平安符上盖章,一直忙到天亮。这些旗帜大、中、小不等,用于分发给那些出钱不等的船老大们,他们将这些旗帜挂到船上,以保佑出海平安。在沙埕,渔民出海时,一定要在船上挂一面九使公(广利侯王)的旗帜。平安符上面则写有“奉敕广利三位侯王符到此保重”。这些平安符,一般是分配给参与做福和吃福的弟子信众。他们将其带回家中或放在船上,可以保佑全家平安、出海顺利。

在沙埕九使公神诞期间,一般都会有演“神诞戏”的内容。从八月底至九月初一,宫庙头人便会去问是否有人要献戏酬神,也有一些信众直接联系宫庙头人主动献戏。献戏的弟子一般是海上作业的船老大和开店商人。船老大通常以船号为单位献戏,比如一条船捐资1000元,如果有5位合伙人入股,那么每人只需出200元即可;开小舢板的渔民一般捐资一二百元;开大船的渔民一般捐资四五百元;此外,政府也会每年给予宫庙一定的节庆资助。演戏的剧种一般为京剧、越剧、黄梅戏,戏班从初八晚上开始连唱五天。从前,沙埕聚落内还存在一种“斗戏”的习俗。每逢九使神诞日,水生村与和平村村民各请一班戏,双方竞争,看谁请的戏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因此,如果一方先请好了戏,另一方便会去打听对方请了什么戏,是京剧、越剧还是黄梅戏,是不是很有名气,如果这部戏很有名气,那么另一方定会想方设法请到比他们更好的戏。正是由于这种“斗戏”的风俗,据说沙埕曾经还发生过请到梅兰芳先生献戏的辉煌历史。

实际上,“斗戏”是一种渔业大丰收之后的竞争活动。这种竞争行为,反映的是海洋族群追求社会认可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要求。在渔民看来,渔业丰收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他们自然要以另一种方式回馈大自然。海洋社区资源不仅丰富且呈流动态势,再加上多数资源不宜储存,使得海洋地带的人们能够产生集中且极端的、以压倒竞争对手为目的的财富消费心理,这类“夸富宴”式的仪式,正符合莫斯所说的“竞技式的总体呈献”^{[6](12)},反映的也正是沿海社会的特点,因为享有更多的自然馈赠,人们需要协作和共享,沙埕社区流行的献戏酬神就是在献祭之外的另一种回馈与交换方式,就如葛兰言所指出的,节庆的教导意义是“切忌专利”^{[7](160)}。这种献戏酬神的共享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与神共享收获的成果,是一种回馈自然的方式;与人共享经济财富,是一种以经济换取威望和地位的交换方式,也因此不会因在财富上“专利”而遭人嫉妒。更重要的是,这种酬神过程中所产生的“斗戏”竞争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增强整个社区凝聚与团结的社会化功能。斗戏双方为酬谢作为整个集镇地头神“九使公”这一共同神明而展开竞争,这种一年一度才有的竞争与对抗氛围,促使人们内心产生高度的紧张感和昔日里少有的强烈兴奋感,并形成一种纽带和规范,使得对立双方处于一种超越村落行政区划的宗教共同体的意识得以加强。

在九使神诞期间的聚餐被称为“吃福宴”。九月初九当日,几乎所有出海捕鱼的沙埕渔民都会回来过节,前往宫庙烧香叩拜九使侯王。大约在中午11:00,人们齐聚宫中共享福宴,人数多时约有百余桌,参与吃福的人要在吃福过程中上交100元福金,饭后,每桌抽签选出一名桌长,成为桌长的人最后可以领取福旗,以集聚更多福气。而宫庙也为每位吃福的人准备了一个“福头包”,“福头包”里有一张平安符,还有一些甜食或罐头,寓意平安如意。这种大型“吃福宴”的聚餐形式其实是一种“共餐制”,即共同信仰九使侯王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献祭给九使或庆祝九使神诞的食物。这种一年一度的聚餐,在宫庙管理人员的组织和邀请下,聚集了沙埕海洋社区内经济上或政治上占

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化的人,他们是各个群体中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是沙埕集镇发展的核心力量。当这些前来吃福宴的人们聚集在九使宫这个社区宗教圣地时,他们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得以刷新,对九使公的认同感和信赖感也在这种共享集会中得以增强。由此可见,每年定期举行的九使神诞庆典及其仪式展演,使得沙埕这一海洋社区的认同感周而复始地得到巩固和强化。

四、结 论

与东南山地与平原地区不同,类似沙埕港这样的海洋社区,由于其缺乏充足的土地与农作条件,因此往往难以发展出庞大的宗族组织,宗教型社会组织就成为这类海洋社区建构与维系的重要力量。历史上移居沙埕的各个族群,因为共同的水上作业特点,都选择了原先依江海为生的一部分闽越族崇拜的神明“九使”作为本族群的信仰对象,并通过创造本族群与“九使公”的传说故事及共同参与节日庆典仪式展演等活动,逐渐将“九使公”塑造成为社区的“地头神”。本文所研究的闽东沙埕地区流行的“九使公”信仰,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海洋社区形成的特点。作为一个以多元移民群体组成的海洋社区,其社区的成长过程离不开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族群互动过程中,沙埕九使公的传说、信仰及仪式才被当地人建构起来,并成为维系社区的文化力量。沙埕九使信仰所反映出的海洋社区“地头神”宗教信仰的产生过程及对当地社区生活的影响,在理解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教型社会发展及海洋地带人群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方面,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类型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鼎县委员会文史编纂委员会. 日寇骚扰沙埕调查报告[A].《福鼎文史资料》:第9辑[Z]. 内部资料,1990.

[2] (明)徐火勃.《榕阴新检》卷九·妖怪[M]. 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3] (清)里人何求. 闽都别记[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4] (清)戴成芬,辑. 榕城岁时记[A]. 张智,主编. 中国风土志丛刊:第56册[M]. 扬州:广陵书社,2003.

[5] 郭志超. 闽台民族史辨[M]. 合肥:黄山书社,2006.

[6] [法]马塞尔·莫斯. 礼物[M]. 汲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7] [法]葛兰言.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 赵丙祥,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冯雪红】

Legend, Ritual and Ethnic Interac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ea God Jiushigong Belief

ZHANG Xian-qing¹, LI Tian-jing²

(1.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a marine community consisting of multiple immigrant groups, all ethnic groups who immigrated to Shacheng Harbor in eastern Fujian have chosen the collective God of Yue people's Jiushigong as their beliefs and created their own ethnic groups because of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operations. The legend of the group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festival ceremonies and performances gradually shaped the Jiushigong into a community god.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e folk belief system in the marine community fully demonstrates the diversity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the marine area, and reflec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ligi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communities and maintaining community identity.

Key words: Sea God Belief; Jiushi; Marine Anthropology